

“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”

■施晨洲 陈登科

档案启示

7月桂北，湘江静流。武警桂林支队全州中队官兵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，展柜里展出的—封泛黄的指令文件，让所有人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。”这短短12个字，对该中队官兵来说，再熟悉不过，这份文件中的指示，一直是这支驻守在长征血战之地的中队代代相传的精神标尺。

指令发于1934年12月1日凌晨。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一天，也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口。

彼时，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抵达湘江，敌军近30万兵力合围而来。红军被压缩在湘江以东狭长地带，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仍有一部分尚未过江。一旦阻击线被突破，整个中央红军将面临被分割围歼的危险。

局势已到千钧一发之际。凌晨时分，这份由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、红军总政治部联署的紧急指令，传遍每一个阵地：“一日战斗，关系我野战军全部。西

进胜利，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，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……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。胜负关系全局，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，不顾一切牺牲，克服疲惫现象，以坚决的突击，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……”

没有回旋余地，没有退路可言。胜与败，生与死，被压缩为一道再清晰不过的单选题。

指令飞传至红34师阵地时，当面敌军已增至数倍，师长陈树湘率部在灌阳一带孤军死战，为主力抢渡争取时间。数日血战后，弹尽粮绝，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。在押解途中，他宁死不屈，断肠明志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全师以近乎全员阵亡的代价，把敌军死死钉在身后。

“命令抵达阵地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必须用生命来作答。”中队指导员莫家权对官兵们说，“这封指令的每一个字，都浸透着绝境之下破釜沉舟的决心。”

这句话，官兵们并不觉得遥远。在全州中队，“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”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关键时刻能吼出来的号令。

此前，驻地连日暴雨，洪涝突发。深夜，紧急集合哨骤然响起。官兵们闻

令即动，与洪水抢时间，转移群众、加固堤坝。那一夜，没有人问“要干多久”，没有人说“撑不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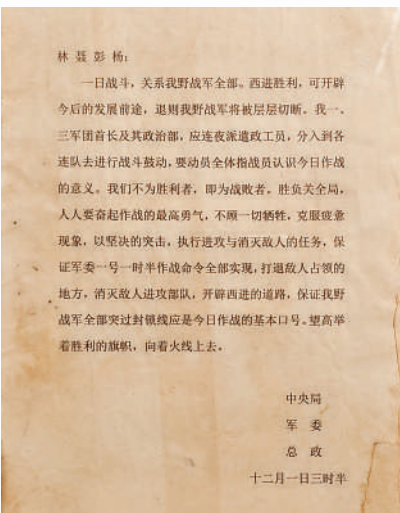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次，当地突发山火。中队紧急集合，时任中队长周嘉锋站到队伍前，没有长篇动员，只讲了一句话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。面前是火场，身后是百姓。”

“先辈们在生死绝境中立起的标尺，传到我们手里，就是任务面前不打一丝折扣。”莫家权说。这种“不胜即败”的意识，也悄然重塑着中队的练兵理念。

该中队曾走过一段急功近利的弯路：为迎合盲目加时加练，不区分基础、不顾执勤压力，看似训练加码，实则重难点钻研不深、根基打得不牢，甚至消磨了官兵自主研训的热情。“偏离胜战标准就意味着失败。练兵场上没有中间状态，只有胜与败两种答案。”莫家权在反思会上说。此后，中队毅然摒弃蛮干做法，从加练基础力量、补足专业短板做起，从站好每一班哨抓起。

湘水滔滔，奔流不息。该中队连续4年在支队勤训轮训中排名靠前，50余名官兵在各级比武中摘金夺银。

“和平年代，哨位就是战位，执勤就



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展出的指令文件。张辰飞摄

是战斗。”战士黄凌志的话，道出了中队官兵的理解——誓争胜利、永不言败的考验，其实就体现在每一班岗、每一次任务里。守好一方平安，护好万家灯火，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，就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赢下的胜利。

渡口

湘江北去，涛声如诉。1934年11月末至12月初，一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血战在广西北部湘江上游地区打响。硝烟散尽，江水两岸留下了一处处沉默的见证者——大坪渡口、屏山渡口、界首渡口、凤凰嘴渡口。

4个渡口，在地理上拉开一条从南到北的红色战线。湘江一役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

英雄血染湘江渡，让党和红军开始深刻反思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，在血泊中清醒过来，抛弃大量拖累行军的坛坛罐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湘江边的这些渡口，也是走向新生、开启胜利的新起点。

江水依旧，换了人间。渡口边的石碑、祠堂、老树，已成为长征路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地标。

（刘伟祺）

每家少了一扇门，红军多了一条路

■陈麒安 本报记者 李志彬

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红军街，几尊人物雕塑定格着这样一个动作：百姓肩扛手抬，把一块块门板送回江边。讲解员告诉记者，这些雕塑正是当年老百姓卸下自家门板、帮助红军抢渡湘江的场景。

1934年初冬，为保障红军主力过江，必须在界首、大坪等渡口架设浮桥。沿江百姓见部队缺木料，二话不说卸下门板、铺板。江水寒凉刺骨，他们赤脚踩进泥滩，和红军一道压桥脚、紧绳索。

主力过江后，后卫部队连夜转战，临行前想尽办法把门板送回各家各户。可由于时间紧急，少数门板还是装错了门框。天亮后乡亲们发现，张家的门安到了李家，有的门轴根本挂不进去。可谁也不忍心再找红军调换，就这样将错就错，一用就是多年。

街边老屋的木质门板，不少门轴对不上原有的孔洞，板缝宽窄不一。这些错位的门板，如今成了桂林警备区开展现地教学的教材。警备区干事殷铁军每年都要组织新任干部、新入队民兵到此见学。他说，每次站在这条老街，看着这些老门板，心里都会响起一个声音：我们这支队伍，是靠什么走过来的。

党史专家和红军后人告诉大家：红军进入界首前，敌军四处散布“红军杀人放火”的谣言，不少群众躲进山里。可先头部队进镇后，不进民房、不拿一针一线，露宿街头，还把街巷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有战士借了群众的水桶打水，用完立刻归还，临走还挑满一缸水。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返回家中，见米缸没少一粒，门板没动一块，谣言不攻自破。

军士祝令修在一篇参观体会里写道：“当年的百姓为什么甘愿卸下自家的门板？因为他们亲眼看见，这支军队为谁而战。今天我们穿上这身军装，也要像先辈那样，守护这份信任。”

今年入夏，广西遭遇持续暴雨，湘江支流水位猛涨，多地被洪水围困。桂林警备区启动应急响应，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整装待命，连夜准备冲锋舟、救生圈、沙袋等防汛抢险物资。在进行动员时，民兵应急排排长谢肇力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那些错位的门板，他对战友说：“当年老百姓用门板搭桥托举红军渡江，今天我们要用冲锋舟为乡亲们开辟生命通道。”

谢肇力回顾自己数次参加抢险救援任务时说，每当被困的百姓们看到迷彩身影，总会挥手欢呼。这样的场景让他心头一震：“人民的信任，就是我们脚下最坚实的浮桥。”

从界首渡口到湘江两岸，这片旧

址如今成了“不关门的课堂”。每逢新兵入伍、干部调整、民兵整组，他们都会把队伍带到红军堂前、拉到老街上，让官兵在现场听一堂课、走一段路，永远记住那些承托子弟兵脚步的百姓的门板。



大坪渡口 项文军摄

从太爷爷的草鞋到我的战车

■第82集团军某旅某连二级上士 谢国平

青春致敬青春

这天，手机屏幕上，一篇关于广西灌阳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旧址的报道，让我久久难以回神。照片里，酒海井的井口黑洞洞的，深不见底；远处的山头上红旗招展，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焰。

我盯着那口井，忽然想起了小时候。

我是江西兴国人。打我记事起，家中长辈就常讲兴国子弟兵的故事，讲得最多的，就是湘江战役。那年新圩阻击战，“兴国模范师”下属的红十八团，1800多名兴国子弟死守阵地，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，刺刀卷刃了便抡起石头砸，最后几乎全部牺牲。

此刻，手机屏幕上，酒海井的照片依旧黑沉沉的。文字介绍里写着：1934年新圩阻击战结束后，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红五师重伤员被敌人绑住手脚，扔进了这口井里。那些被扔下井的战士，大多不到20岁，而牺牲在新圩阵地上的1800多名兴国子弟，更是几乎无人留下姓名。

长征中像这样的故事，太多太多了。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，参加红军的就有几万人，牺牲在长征路上有名有姓的烈士超过1.2万名。我的大爷爷谢志连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随部队从兴国出发，后来壮烈牺牲。

年少时听来，只觉得悲壮。直到穿

上军装、当了班长，才读懂那些数字背后的意义——那些年轻的生命，大多不过十八九岁，放在今天，正是刚入伍新兵的年纪，却永远地留在了湘江边。

我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，也是带着这些故事穿上军装的。下连后，我成了一名坦克驾驶员。入伍那天，父亲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去吧，你是兴国的兵，要争气。”

刚到部队练坦克驾驶，我身体瘦弱，虎口被操纵杆震得全是血口子，手掌麻木得没了知觉。练到想放弃的时候，脑子里就想起太爷爷——也许他渡过了湘江，穿着草鞋走雪山过草地，脚底板磨穿了都没有停下。跟他相比，我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。

2021年，我接过了“英雄岳大全班”班长的接力棒。1947年鲁南战役，老班长岳大全带领9班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，打退9次冲锋，全班打到最后只剩两人，岳大全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，直至牺牲。

前年参加集团军百名优秀班长比武，步枪精度射击是我的弱项，前两轮比下来，我排在20名开外。中午休息时，旁人讨论着射击要领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心里有些气馁。

我蹲在训练场边，忽然想起小时候问爷爷的话：“太爷爷打仗会不会怕？”爷爷抽了口旱烟说：“都是为了革命，怎么会怕？”

想着这些，下午射击我一发一发稳稳地扣出去，最后几轮追回来不

少。五公里武装越野最后一圈，腿像灌了铅，肺里烧得生疼，脑子里就两个画面：打到只剩两人的岳大全，大部分战士都牺牲的红十八团。他们面对的是枪口和刺刀，而我也同样在战斗，必须咬紧牙关向前冲。那次比武，我最终被评为集团军百名优秀班长，年底荣立三等功。

看着手机上的照片，我思绪万千。1800多名兴国模范师的先辈倒在了哪一道战壕、哪一块阵地？我不知道；湘江边的数万忠骨，又分别长眠于哪座山岗？也无人知晓。

可我知道，9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穿着崭新的军装，开着他们未曾想象过的坦克，走在他们用生命蹚出的路上。从兴国模范师到“英雄岳大全班”，从太爷爷的草鞋到我的战车，我们步入新时代，但军人血拼到底的劲头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关上手机，我走进学习室。班里几个上等兵正围在一起看长征纪录片，见我进来，一个战士抬头问：“班长，你是兴国人，给我们讲讲湘江战役吧。”

那一刻，我知道，长辈讲给我听的故事，该由我讲给战友听了。我要让他们也知道，那口叫酒海井的井有多深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，胸膛挺得有多硬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。我的长征，就是守住这份记忆，把这份血性传下去。

（本报特约记者刘含整理）



红军师长陈树湘（油画） 白展望作

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，油画《红军师长陈树湘》总会让人挪不动脚步。

画中，陈树湘侧卧担架之上，腹部绷带已被血涸透，嘴唇紧抿。那是他决意赴死的一刻——担架在湿冷的山路上颠簸，他从昏迷中醒来，耳畔是敌人得意的吆喝。要回击！他本能地想去摸手边的枪，可剧痛猛地将他拽回现实：身负重伤，武器已失，落人敌手。

哪怕赤手空拳，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绝不能就这样被俘！陈树湘缓缓伸手，探进缠着绷带的伤口，触到了自己的肠子，猛地绞紧、扯断……

身体里最柔软的部分，成为了一名

湘江 寸肠断处是青山

军人最后的武器。

剧痛让陈树湘浑身痉挛，冷汗浸透军衣，但他的眼神格外清醒——清醒得让周围的敌兵脊背发凉。这名29岁的红军师长，用极致的决绝，兑现了“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

习主席曾在这幅画前久久驻足，叹道：“壮烈啊！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。”

是啊，湘江一役，何止陈树湘。沈述清、杜中美、易荡平……还有无数没有留

下名字的战士。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？如山号令面前，从师长到士兵，每一个人都死战不退，每一寸阵地都打到弹尽粮绝，每一捧江水都染着赤红。

90余载过去，湘江的浪仍在拍岸，声声不息，仿佛在反复诉说着同一个真理：遍地英雄的血，从来不会白流；滚滚向前的铁流，从来不可阻挡。（刘娟）

铁血丹青